

老父危城盡節·孤雛書劍飄零

梁安仁浪跡四海吃苦受難記(一)

● 梁安仁

石永貴教授引言

中國是一個幅員廣闊的民族，因為地理環境迥異，所以各省的命運也大不同。而環境越艱困，人的韌性也越強。山西，就是一個典型。

山西，不只是出現閻錫山，更出現以錢莊與銀庫為代表的近代金融，進而成為「匯流中國」的銀行匯兌金融體系，出現一位代表人物孔祥熙，成為中國「孔方」先生的代表，富可敵國也不過分。

台灣，來自山西的警察子弟郭台銘，成為台灣首富，科技事業遍天下

，重寫孔祥熙的歷史。在台灣的郭家愛物墓園，吸引人的墓碑的二個大字：山西。可見先後出現的孔祥熙與郭台銘，山西是值得山西人驕傲。

本文作者梁安仁，他的不幸遭遇，是代表另一種山西人精神，值得悲泣更值得崇敬。

梁安仁的父親就是梁敦厚先生。

他是在一九四九年國共戰爭中，以自己鮮血生命，寫下唯一甚至最悲壯的一章，那就是率領太原五百餘人，集體自殺殉國，壯烈成仁，尊為「太原五百完人」。

梁安仁跟隨閻錫山院長自廣州來

到台北，此後五十年，他在台灣、日本、北美奮鬥，雖無「喬家大院」的家大業大，但他的奮鬥精神，也是「山西人」的典型。

際遇弄人改變一生

人世際遇千變萬化，常因一個決定而改變了一生，回顧我的一生，都是些倉促的決定所造成。尤以家中被騙開始。

一九四九年春節，北京淪陷。很多人都搭年除夕最後一班飛機到了上海。本來我們也有機會搭那班飛機去上海，我和母親曾去找當時河北省主

席楚溪春將軍，請他幫忙買機票去上海，但因座位有限，只能給父親直系親屬買到機位，無法全家給機票，據說那時黑市也可買到機票，一個人一條黃金，家裡哪有那麼多錢？母親和祖母商量後決定一起留下，因太原仍在死守，父親一生為國，早已決定與城共存亡，家人哪能捨棄他而自己逃命？所以我們錯過了最後一個逃命的機會，結果是家散人亡。

父陷危城家人被騙

太原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淪陷，晚南京一日，家人早知父親必死無疑，在此以前我們與母親實是因一偶然的機會到了北京。一九四八年初，醫學發現用鐳射可治療腫瘤，吾妹梁秀蓉於四川出生後，左口角即有一紅痣，經多年治療無效，而且有隨年齡而加大的趨勢，後來聽說天津有醫院會用鐳射治療，母親就帶了秀蓉到天津去看病。

那時太原保衛戰已經開始了，父親早已抱了與城共存亡的決心，我們知他身懷一小瓶氰化鉀，隨時備用，他還說過，這可是個好東西，抬頭喝上低頭死，一點痛苦都沒有，父親為國視死如歸的氣概可見一般。

暑假開始，父親就問我們兄弟倆，想不到北京去找母親？小孩聽說要出門，當然很高興。父親就安排由祖母帶上我們兩兄弟，和二叔的兒子宗仁、三叔的兒子能仁、姑姑的兒子珍瑞，一起到北京去。那時他已經知道，太原遲早總要不保，每家給留一個後，免得被一網打盡。就這樣我們糊裏糊塗地逃了一命。

一九四九年六月，北京已解放數月，我與弟弟們都在商育中學唸書。五月底有人冒稱是父親在太原身邊的秘書，來家找母親，把太原家中的一切都說得頭頭是道，取得母親的信任，他說在太原解放時，父親得回教左師長之助，於太原城破時裝死用棺材

運出太原，現已坐大車到了琉璃河，住在聚義客棧，改名叫鞏見山（即使滾也要見閻錫山）。又稱父親盤纏用盡，重病纏身。車夫和客棧均催著要錢，沒辦法了叫此人來家要錢，以便支付費用，然後逃往綏遠。

人在情感與理智交集時，涉及親情，情感往往淹沒了理智，所謂「君子可以欺以其方」。

全家雖深信父親必已殉國，但仍抱著萬一的希望，也許父親真是九死一生逃出魔掌？事關親人的生死，全家方寸大亂。母親與祖母、姐姐商量後，決定由姐姐和祖母坐三輪車隨來人到前門外換銀元，然後隨來人去看父親。誰知換錢後來人即拿上錢騎自行車走了，祖母與姐姐久等不見他回來，只好悵然而返。

姐姐與祖母回家後，她們想，一定是來人怕被共產黨跟蹤，自己拿錢回去了。祖母、母親與姐姐就在這心情七上八下中熬煎了三天。第三天一

早又有一個女人來家，說她是聚義客棧的老闆娘，她們店中住了一姓鞏的，三天前叫他的助手來家取錢，至今還沒回去。所以鞏先生叫她到家拿錢來了。母親她們一聽都怪那個前來的秘書忘恩負義，把錢拿上自己跑了。那天我正好在家。母親給來人拿了家裡僅有的一袋白麵。還在麵袋中裝了二十元銀元。又給那女人找了些舊衣服。雙方說好她明天一早當來人從永定門坐大車回琉璃河時，我到永定門城門口等她和一起去見父親。一夜母親一再叮嚀，等見到父親怎麼說家中的情形。然後跟父親一起逃出去。第二天一早我背了個書包，裡面帶了幾件換洗的衣服，還有五元銀元。就跑到永定門城門口等昨天見過的女人。從早一直等到中午，又渴又餓。始終不見那女人來。實在受不了啦，就回了家，把情形告訴給母親。被母親痛罵一頓，說這麼大了什麼事也辦不了。

當年我十五歲，只好和姐姐找出那女人昨天給留下在北京親戚家的地址。她說她住在親戚家，我就和姐姐騎車去找。是有那條街，但根本沒那個號碼。這一下全家都陷入驚慌、猜測、不安中。想想就憑這老弱婦孺是辦不了這事啦。非找個大男人商量看該怎辦。當年家中認識可信的人，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突然想到東四租房住的房東周先生，祖籍山西太谷，人很誠懇，對我們家很好，常給幫忙。只好請他來商量。他答應第二天和我到琉璃河去找父親。

琉璃河在平漢鐵路上，距北京有九十里，不是來人說的卅里。我們一早搭火車，中午到了，一打聽，根本沒有什麼聚義客棧。也沒有老闆娘那些人。我和周先生在街邊吃了午飯，記憶中那地方很髒，到處都是蒼蠅亂飛。地上都是西瓜皮，飯後我們就叉搭火車回了北京。

回來的火車上看到些衣服破爛鬍

鬚長的人，我都要仔細看看，心想也許這人就是父親化裝的。一路胡思亂想，到家把經過的情形告訴祖母和母親，大家心中都充滿各種幻想。雖然知道父親一定是和太原共存亡了，但親情總是教人存萬一的希望。也許正如來人所說，死裡逃生逃出來了。

遵奉母命綏遠尋父

正在大家三心二意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同鄉陳育柱來家，說他想要逃到綏遠去。因為聽說有些山西人，在太原城破時，由水西門突圍逃到了綏遠。母親就問我敢不敢跟育柱哥到綏遠去找父親？當時學校正在放假溫習功課，我想跟育柱哥出去，到綏遠去一趟也好，能找到父親最好，要不起碼出去玩了一趟，回來在兄弟姊妹們跟前也有得吹。而且還可逃過期考。就這樣一念之差，改變了我的一生。

記得那是一個初夏的早晨，全家

都早起來。母親給我做了早飯吃，飯後我一個人背了個上學的書包，裡面有一套姐姐結婚時給我做的絲光卡其學生制服，還有一條毛巾被，兩套換洗的內衣褲，兩雙補過的襪子。就這樣和全家人告別，悄悄地溜出頭髮胡同十八號的大門，走到西四牌樓，才敢叫了三輪車到前門外的北京火車站。在火車站的候車室，找到了育柱哥。他已買好到張家口的火車票。當時北京剛解放不久，火車不分等，但掛了各種車箱。我就順著車箱往前走，找到了好像是頭等車箱。我們坐好，等火車氣笛一響，車開了，我們懸掛的一顆心才算掉入肚中。這下大概是逃出魔掌了。

火車走得很慢，心中多少事也是起伏不定。同院住的女孩，剛剛偷塞給我的信還裝在褲子口袋中，就拿出來偷看，記得上面最後一段是這樣寫著：「安仁哥，理智的繩子，拴不住感情的奔馬，願你做個愛情的勇士。」

……」我一看真是面紅耳赤，心跳加速，趕緊把信撕得粉碎，把窗子打開，讓它們像蝴蝶樣，隨風而去。我怕被檢查時查到，多難為情。後來我一直後悔，沒把今生的第一封情書留下來。就這樣我昏昏沉沉地到了張家口，大家都下車換車。

從張家口坐火車到大同，這次就沒北京出來時運氣好了，不但沒有坐上頭等車箱，連普通客車車箱都沒有，只能坐運貨的車箱。很多人就擠在車箱中席地而坐。最初大家都想坐在車門口，空氣好，又可看到外面，等到一開車，煤渣黑煙都吹進車中，再加冷風，吹得大家都大叫，快把門關上。這一關門，車箱中成了個大黑洞。

幾十個人擠在裡面，沒燈，沒通氣，真教人受不了。後來還是把車門拉開條縫，才好了一點。我也不記得走了多久，下午到了大同。育柱哥和我找了個驛馬大店，房中烏煙瘴氣，滿牆都是弄死臭蟲的血跡。一張大炕，

十幾個人同睡在上面，有些是趕大車的，他們都帶了被子，就脫了衣服大睡，我們沒有行李，我穿了件米色有點紅的雨衣兜篷，就枕著書包睡覺。有幾個趕車的，是剛從太原來的也躺在炕上，談起太原解放，說我父親，是個死頑固，不肯投降，死了還放把火把自己燒了。聽到這個消息，我真是痛心疾首，但又不敢動，只好記在心中，希望日後能雪此恨。

在大同住了一夜，我想到小時聽父親講的雲岡石窟大佛像，真想去看一下，但為了安全，還是早走為妙。所以第二天一早，又從大同搭火車到了旗下營。

這是當時共產黨的勢力範圍。下了火車大家在月臺上都要經過嚴格的檢查。我用的是北京商育中學的學生證，理由是放暑假了，要到綏遠去找舅舅，我行李簡單，所以很容易就混過去了。育柱哥是假裝跑單幫做生意的，他帶了一箱四合一香皂，也算容

易就過了關。

接下來是大家坐大車，經過四十里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兩不管的地帶，據說這一帶常有土匪出沒，搶劫來往旅客。所以大家一上車就提心吊膽，希望能平安渡過這一難關。下一站就是綏遠的省會歸綏城。

馬車在黃土路上顛簸前進，大家都噤若寒蟬，只盼快點到歸綏。車隊進到一片樹林區，這就是平常土匪出沒的地方，車都走得更快了，突然「巴」一聲鎗響，車隊都盡速狂奔。大家都想一定是土匪來了，跑了一陣穿出樹林，並沒看到土匪的影子。大家一問才知道是一輛車的輪胎放了砲。大家吊在嗓子口的心才又歸了竅。

車行也減慢了，人也都快癱瘓了。突然又聽到遠遠地方，有軍號聲傳來，一看遠處是一軍營。一面青天白日的國旗懸在旗桿上，我突然感動得淚如泉湧，好像見到久別的親人一樣。記得車經過營房附近，牆上寫著『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還有『繼往開來』當時我不懂這『繼往開來』是什麼意思？問育柱哥，他也不懂。

下午我們平安到了歸綏城。經過檢查就進了城。我們就又找了個客棧住下。

第二天早上，我就和育柱哥到綏遠省政府去，報上自己的名字和父親的關係要求通報，由董其武主席的秘書接見，說明我們來意，希望能知道點有關父親的消息。記得那位秘書很客氣，他也是山西人，說就他知道的情況，我父親絕對是服毒自殺，又叫衛士澆上汽油把屍首給燒了。絕沒有逃出來。有些從太原突圍的人是到綏遠了，現在到了包頭，預備往西安逃。

其實這早是我意料中的答案。在四月二十五日，太原淪陷的次日，北京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就是慶祝太原和南京解放。還有份報紙的頭條是，太原解放，緝拿「匪首」梁敦厚。

說太原解放，在山西省政府發現了焚毀的大樓，找到一塊腿骨，據說是梁化之的（父親字化之，大家多用化之稱他），已送醫院化驗，並找到一顆梁化之的水晶圖章……等等。這真是令人終生難忘的刻骨記憶。報紙是我在街上看到的，沒敢告訴母親。再經太原逃出來人的證實，那一定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了。我就又和育柱哥到了包頭。

在包頭是住在一個賣雜貨的商店中，據說是育柱哥的親戚，和這店有生意來往。那店中的掌櫃對我們很好，每天菜飯都很豐盛，我們在北京被解放，已經吃了幾個月的小米和窩頭，正如當年學生說的，國民黨時是：白麵大米反饑餓。共產黨進了城，解放了，變成小米窩頭扭秧歌。育柱哥常和他們打麻將，打完就帶我們到飯店去吃飯，究竟是育柱哥出錢，還是別人請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只是跟著去吃飯。

慢慢聽說，育柱哥和一個叫小翠的女人好了，他就有時晚上不回來睡覺，我和他本來住在商店後院一間小房中，聽店中的小伙計告訴我，那房

中原來住的是個三掌櫃，因為虧空了商店的錢，就在那房中大樑上吊死了。所以我每夜都是蒙著頭睡覺，不敢看頭上的大樑，育柱哥再不回來睡，真讓我難過。每晚都在人家店中耗著，等育柱哥回來，有時實在太晚了，只好一個人硬著頭皮回房去睡。

白天我沒事做就到附近一家書店去看小說，因為住的那家董掌櫃認識書店的老闆，經他介紹，書店老闆對我也很客氣。我去了還給個小板凳坐，隨便拿什麼書都行。在那我看了無名氏的《塔裡的女人》、《北極風情畫》、《野獸野獸》等。還看了徐訏著的很多書，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阿拉伯海的女神》等。後來書店的老闆和我也熟了，見我對書也很愛惜，就說我可以把書借回去看，看

完再回來換。這一段時間我看了很多小說，也養成了我看小說的壞習慣，整天沉迷於小說中。

遇徐永昌搭機到穗

記得有一天我借了一本小說，名叫《苦果》，我不記得是誰寫的了。

我一人跑到包頭郊外，有個叫轉龍藏的風景點，在一小山上有個亭子，還有很多高大的樹，山腳下有一條小河，很淺，水很清，據當地人說這是當年順治皇帝出家時走過的地方。山坡上涼風習習，又有鳥叫蟬鳴，很清靜，所以我就常跑到那去看小說。

那天我在那入神地看著《苦果》這本書。突然面前出現了三個大男人，有一位就開口問我：「小朋友，你看甚麼書呢？是不是愛情小說？」我一聽這人一口山西口音，就覺得很親切，就答不是愛情小說，是《苦果》，順便就把書也舉給他看。他翻看了一會兒，就問我，小朋友你是哪裡人

？我說是山西人。山西哪裡？定襄。姓甚麼？姓梁。唉！定襄有個梁化之，你認識嗎？突然聽到了提到父親的名字，我一下警覺性提高了。就趕緊說不認識。那三個人互看了一眼，說：「你不認識，我們倒都認識他，而且是好朋友。」我一聽是父親的好朋友，就又改口說：梁化之是我遠房的叔叔。那三人就自我介紹，一個是張慶恩，一個是魏崇賢，還有一位忘記名字了。他們說：他們是軍統局或是調統局的人員，來包頭做準備撤退的工作。我也只好告訴他們，我是梁化之的大兒子，從北京隨育柱哥逃到這來找父親，父親沒找到，現困在這了。原想到西安去，西安丟了。又想到蘭州去，蘭州也丟了。現在不知道該到哪去了？北京也不敢回去了。他們就給我留下個地址，叫我晚上去他們那商量。

我回到商店就把這事告诉了育柱哥，他和董掌櫃商量了一下，晚上他們

兩人先去看看情形再說。晚上我一人
在家焦急地等著他們回來。他們終於
回來了，叫我明天一早去看他們，第
二天我去看他們，他們就說：目前恐
怕那也不能去，只有留在包頭看局勢
變化。

他們說：我不能就這樣閒著，要
趕緊到學校去唸書，他們就替我做了
新的身分證，我把名字改成宋克敏，
第三天就把我送進了伊盟中學。這是
包頭的國立中學，有當地人，也有蒙
古人，記得還要學蒙文。上課第一天
，我鬧了個大笑話，老師進來上課點
名，點到宋克敏，我覺這個名字很熟
，這裡怎麼會有熟人？所以左看右看
就是不見有人答應。老師又叫了一遍
，還是沒人答應。心中正在奇怪，這
是個誰？怎麼今天沒來？老師第三遍
叫了，旁邊的同學才推我，說：答有
啊！我才想到原來宋克敏就是我。

在伊盟中學一共唸了不到二週，
那學校多是本地人，綏遠人講話，多
是山西口音，我會講一口山西話，也
有部分學生是河北來的，我又是從北
京來，也可和他們聊到一起，所以大
家對我都很好。那學校好像是公費，
學生都是住校，在學校吃飯。伙食還
很好，早上是小米撈飯，鹹菜，中午
和晚上是每人一個大黑麵饅頭，一大
桶大燴菜，比起在北京商育中學時的
飯菜要好多了。那會兒在北京早上每
人半個玉米麵窩頭，中午晚上是每人
一個窩頭，一天三頓都是一盤鹹菜。
我們兄弟都吃不完，早有能吃的同學
們，都先訂好了，剩下的窩頭給誰吃
。包頭很好，又是饅頭，又有大燴菜
。有時下午還給吃麵條。我想這大概
就是「黃河百害，惟富一套」的緣故
。

了商店，老主顧都是互相以大煙相敬
，躺下來吸上一口。真不知政府怎麼
會允許種植鴉片？

再回到伊盟中學吧。入學第一晚
，我被分到一宿舍中，十個人睡一個
大舖，同學們就把邊上一個位置讓給
我，晚上大家洗盥完畢，就站在院中
聊天，等吹了熄燈號，大家回去睡覺
。很快我就聽到了同學們的鼾聲。但
我卻混身癢得無法入睡，拿手電筒一
照，被子中有幾十個蚤子和大臭蟲。
嚇得我跳到地上大叫，同學被我吵醒
了，有人說真是大驚小怪，說完翻身
又睡了，我旁邊一個同學很好，起來
幫我抖了被子，說：「睡吧，習慣就
不覺得咬了。」這大概就是蚤多不咬
的道理吧！

綏遠還有一怪現象，街上有些叫
化子，你給他菜飯，他們不要，而是
要錢，或是要煙，這些叫化子都是些
大煙鬼，把家產都吸掉了，出來討飯
。當地田中大片種植鴉片，有客人來
報上看到，原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
，也是後來在北京與共產黨談判，和
平解放北京的那位要來綏遠和當時國
民政府的國防部長徐永昌談判如何的

和平解放綏遠。我看逃出去機會又來了，就去找徐部長，經他接見並答應走時帶我們一齊離開綏遠。當時還有部分太原突圍出來的人，記得的有王延年、張日明、張維嶽等，後來都到了臺灣。還有徐廷舉，據他說是閻錫山院長的內弟，也一齊逃到臺灣，但後來他又從香港回了大陸。

離開包頭，是坐徐部長派的一架C46民航機。機中兩排帆布椅子，我們有三四十人。有些人就坐在中間地上，飛機起飛後大家都慶幸能逃出魔掌，有說有笑。不久飛機遇到壞氣流，機身顛簸很厲害，就開始有人嘔吐了，這就像流行病一樣，有人領頭，全體跟進，機中一片嘔吐唉呀聲，其味更是難以忍受。直到機中寒氣襲人，據說是飛過大沙漠上空。大家都凍得縮成一團，才把嘔吐給忘了。飛機原定是從包頭飛重慶。到了重慶上空，正下大雨，霧又大，飛機看不到機場，無法降落，只好改飛廣州。到了

廣州降落後，機長才告訴大家，說大家命真大，飛機的預備油都要用光了。再飛幾分鐘就只有往海中去降落了。

等停好飛機，打開機門，一股熱氣沖來，再看機場的工作人員，都是白短褲，背心，我們卻像包的粽子一樣，穿著所有的衣服，還裹著毯子。飛機上坐了一天，真到了另一個世界。

接機的人也來了，都是行政院的山西老鄉。這下大家又都活過來了，認識的相擁慶幸；不認識的，也都握手致謝。我們被領到機場餐廳用餐，跑堂的都是些講廣東話的年輕人，我們一句也聽不懂，拿來的菜單，上面不是英文就是廣東字，看也看不懂。這時有些山西老鄉就開玩笑笑了，這個要炒山藥絲子，那個要撥魚兒，亂成一團。我覺得還真好玩，老西碰到老廣東，如雞同鴨講，兩家都難。在廣州我們住在行政院長東山別墅中。

人的際遇多麼莫測？閻錫山因到

南京參與國共和談，被困在南京。當時太原城被圍，機場無法降落，他無法返山西主政，就由家父以省政府委員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最後太原城破，家父率領五百餘人自殺成仁。閻錫山卻因領導山西有方，而被李代總統宗仁提名，經立法院通過，組成戰鬥內閣，出任行政院長。家父因領導山西軍民抗共，最後集體自殺成仁，經立法院院會通過，在臺北圓山，修建「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以表揚他們盡忠職守，不成功便成仁的民族氣節。

閻錫山協助來臺灣

我於一九四九年秋，隨閻院長抵臺灣，住在臺北市懷寧街，山西西北實業公司中。公司中住的都是些男女單身職員。總經理是彭士宏，協理是曲憲治，我因與曲家有點親戚關係，所以閻院長把我交給西北公司照料。公司同事對我都很好，我因年紀小，

他們都叫我小朋友。我的生活費用由公司的童慶麟先生照料，實報實銷。童先生是新竹人，單身，對公司的陳秀菊小姐很有意思。陳小姐是寧波人，講一口寧波話，輕聲細語，很好聽。童先生想請陳小姐看電影，就把我這個小朋友也請上作電燈泡。還有位曹青鵬，河北保定人，很有學問，有次曾教訓我說：「安仁你知道你父親的最大長處是什麼嗎？」我說不知道，他說：「你父親最大的長處是所有的人，都可為他所利用，他以誠懇待人，所以大家都願為他盡心盡力的工作。所以山西有很多是共產黨反正的人員，太原淪陷他們也只有自殺成仁。」曹青鵬當時對公司另一位張力恆小姐有意思，後來他們有情人終成眷屬。曹青鵬離開西北公司後，到美國深造，然後又返臺灣作律師。張小姐是安徽人，原來是護士，照顧過閻院長的母亲，老太太過世後，她才來公司工作。

還有位杜文田先生，山東人，當時我覺得他最有學問。人長得白白胖胖的，穿著都很整齊，他的女朋友是公司外面的人，叫張晉雯，他每天都密密麻麻地寫一封情書。他喜歡集郵，我的集郵就是他教我開始的。他和其他的人都不大來往，自己常學英文。後來他到農復會去工作，作得很好。

另有一位彭耀文，山西忻縣人，大概是個小伙計出身，講一口山西忻州話，對每個小姐都有意思，但又不敢真的追求，只好時常到北投去洗澡。他喜歡看平劇，時常帶我到永樂戲院去看顧正秋和張正芬唱戲。就因為這樣我才對聽戲也有了興趣。現在想來彭耀文多可憐，他在老家有太太也有兒子，一個人出來，才三十來歲，非常寂寞。公司樓下走廊上有個賣臺灣麵的小攤子，父女兩人，每天晚上就來賣麵，那女兒大概只有十幾歲，人長得滿清秀。我們那會兒每天晚上

都要叫幾碗麵吃消夜，彭耀文就是乘這小姑娘送麵來時，拉拉人家的小手。後來我想，如當時彭耀文正式向人家父母提婚，也許小姑娘會嫁給他，他也就成家生兒育女，在臺灣過幾十年好日子。山西人就是太老實。我還記得有一年冬天，彭耀文看上衡陽路百貨公司一位女店員，為了摸摸小手，一個冬天，他向同一個女店員買了三條毛褲。每次去他都是拉上我做伴。公司住的還有位閻樹棟，當時他年紀比較大，現在想來最多三十幾歲，大家都叫他老漢，他是五臺人，也是喜爺爺（閻錫山小名萬喜）的孫子輩，我叫他樹棟哥，他也是把太太兒子都留在大陸，一人到了臺灣，他原來在銀行裡工作，幫喜爺爺管錢。以上所說的都是最初在西北公司住的人。後來公司又添了從成都撤退回臺灣的曲憲平全家、曲進山全家，再加上住宿舍的兩個單身漢高國寶是平遙人，武珩是太谷人，晚上大家沒有事，

就聚在樹棟哥的房間打撲克牌，賭錢，打梭哈，我們叫它一毛一毛，每次大家多是下一毛錢，我就在這樣環境中渡過我的童年。

我本是說好進遺族學校，但遺族中學遷移到臺灣沒有校舍，就併入師大附中，我被送入師大附中初二上乙班唸書。因為我是學期中插班生，對學校很多規矩都不知道，又沒一個熟人可問，不但功課跟不上，連體育課也沒上過。老師也不管我，我就常鑽在圖書館借小說看。那時中國小說已看得太多了，就又看翻譯的小說。《茶花女》、《基度山恩仇記》、《戰爭與和平》、《雙城記》等等，每天都沉迷於小說中。期終考試我只有國文和歷史兩科及格。這時遺族中學正式合併入附中。我就進了新制的附中初二十七班。這是個新班有新同學。我就和山東籍的毛延新成了好朋友。他可說是我到台灣的第一個朋友。我那時用錢比較方便，口袋總是有零花

錢。下了課我們一起玩雙槓單槓，要不就是到福利社買冰棒或花生糖吃。那時總是我請客，有時我們打賭，但輸贏也都是我請客。

附中有幾件事值得一記。在我初二那一年，國文老師由師大畢業的學生來實習，有位王民強女老師，來教我們國文。王老師很年輕，個子不高，圓圓的臉，梳兩條長長的大辮子，皮膚稍黑點，樣子很像我姐姐，所以我對國文特別用功。也許就是這原因，我國文比較好。還有音樂老師申學庸，教我們唱歌，記得考試時我唱踏雪尋梅。可惜那會兒沒發現自己有個好嗓子，要不也許唱歌做歌星了。還有位國文老師何宗周，我很佩服他，後來我到了中壢中學，有次在火車站碰到他，我怕他不認識我了，所以沒和他打招呼。結果他和童子軍的翁老師談起我。想想年輕時我的個性比較保守，不像現在這樣外向。有很多位老師都常記在我心中，現在恐怕多已不在人世了。

曹操倒楣遇蔣幹。梁安仁壞運碰到兔二爺。毛延新外號叫兔二爺，他和我很好。我在附中，初二下學期時，勞作老師叫我們用竹子做筆筒。做好就交到老師辦公室的桌子上去。有天毛延新就到辦公室去偷了別的同学做好的兩個筆筒，給了我一個，他自己留下一個，說拿回去改一改，就不用自己做了。我一想這真好，省事多啦！就拿回去把人家的名字用橡皮擦乾淨，改了自己的名字，就又拿去交了。這下出了大問題。同學交了作業，沒有成績，老師就查所有的作業。我交上去的作業被原主人一眼就認出來了。老師就叫我去問話。兔二爺就教我，一口咬定是自己做的，絕不要承認是偷人家的，更不能說是他送的。當時的導師是一位教化學姓俞的女老師。我功課不好，但品性很好，在班上很規矩，也不多說話。

那時班上有些同學不是太保就是

太妹，俞老師就哄我說：「你承認了就不會處罰。」大家都知道我和兔二爺很好。他的勞作也被查了，但他有先見之明，把偷來的勞作，都用黑墨給塗了，別人就無法指認。他又死硬的不承認，老師拿他沒有辦法，只好從我這突破。我被老師一勸再勸，就承認了是別人送的，不是自己做的。誰送的卻始終沒說。學校因為我身分特別，不好開除，就叫我自動轉學。就這樣我就背上書包，回西北公司的家了。

學校沒有了，我也沒和誰說，每天就在公司混。要不就去租了武俠小說看。有天俞澤生伯伯來公司，看見我在那看小說，就問為什麼沒有上學？我就告訴他沒學校上了。他聽了大發火光。把公司的人都大罵了一頓。說化之為國家犧牲了，就留下這麼個後，在這叫你們大家照顧，他沒學校上你們竟沒有一個人管，怎麼對得起他死去的父親？叫你們這些叔叔伯伯

進入中壢中學讀書

俞伯伯說在中壢有個省立中壢中學，訓導主任也姓俞，是他好朋友。他就即刻和我坐火車到中壢中學去，把我的情形講明給俞主任。俞主任就帶我們去看校長，校長名叫溫麟，是陳立夫的外甥，二次大戰時曾到過山西，和父親見過，他就一口答應我明天就來上學。記得第二天正是中秋節。我說等過了節再來吧，他說上學多重要，明天就開始上課。第二天我是因過節給自己放了假，但溫校長卻在早晨升旗時，在臺上宣佈：今天有位新同學要來咱們學校上學。他是太原五百完人梁敦厚主席的兒子。蔣總統不讓他去美國，叫他到咱們學校來唸書，請大家鼓掌歡迎梁安仁同學到臺上來和大家見面。大家鼓了半天掌，就是不見梁安仁上臺來，溫校長又叫了一遍，還是沒人答話，他只好說：

梁安仁今天沒來。這是後來徐興林告訴我的故事。至於溫校長講蔣總統不讓我去美國的事，是志敏四叔，（閻錫山的四兒子，四九年就到了美國）給他父親來信說：「安仁一人在臺灣，也沒人照顧，我想叫他來美國唸書。」他與我父親關係很好。閻院長就把這事報告了蔣總統。蔣總統說：「在臺灣咱們有這麼多人照顧他，到美國誰照顧他呢？」就因為這句話，我就變成了不能出國。所以一氣之下再也不要唸英文。

在中壢中學，我得到老師和同學的特別愛護。最初我是通學，每天早上從臺北搭火車，車程一小時十五分到中壢。下了火車再步行十五分鐘到學校。每天要六點起床，搭六點半的車到中壢，才剛能趕上上課，實在很累。後來就在學校附近，租老百姓的房子住，記得當時的租金是一學期一石稻米，好像約三百五十元。我平時住在中壢。星期六下午，下了課就趕

搭火車，回臺北西北公司住。星期天晚上，再回中壢。有時太晚了，就第二天一早再回去。我當時不大願意晚上回去，因為要經過一段稻田，石子路，又沒路燈。荒郊野外，走起來很可怕，總覺有鬼一樣，嚇得滿身大汗。

西北公司不知為什麼，賣了臺北市懷寧街三十四號的大樓，跑到松山去買了間工廠，開了自行車鍊條廠。買了些日本的舊機器，還請了兩個日本顧問，正式營業。好像生意也不是太好，那時我正在中壢中學唸書，這段時間我正是通學，記得有件有意思的事，公司的大師傅（廚子）是位山東老頭，對我特別好，每天一早不到六點就起來給我做早飯，做好了才叫我起床。便當也是一早現做，總給我有蛋有肉有青菜。後來公司同事抗議，說大家的菜錢，大師傅給安仁帶了一半。我覺得我的人緣不錯，尤其幾位大師傅，都特別喜歡我。記得在懷

寧街時，老尤也是總給我好吃的。在中壢部隊上搭伙，那個伙夫班長和那位陝西廚子，也都對我特別好，分菜時總多給我點。那位陝西廚子更是出了名的兇悍。誰也不敢惹他，但他知道我愛吃饅頭。大家都是早飯有一個饅頭，午飯吃米飯，中午他會特意留個饅頭放在鍋裡，等我去吃飯時，眼！一聲，一指鍋，最初我不知是什麼意思。他指鍋，我看了一眼，也不敢動鍋蓋。因為有同學曾因自己揭鍋蓋被他罵過。大家見了他，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只怕躲不及。他見我傻在那看他，就說鍋裡有饅頭，我才知道是給我留的。從那以後我成了同學間的特殊人物，每頓飯都有饅頭可吃。在中壢中學我對幾位老師有深刻的印象，導師張華輔，河北人，教我們國文，時常講些北方的故事給同學聽。師母是位像母親一樣的標準老太太。他們對我都很好，記得我還在他們家吃過師母自己包的水餃。張老師

對我，好到同學都看出來了，我因為周末回臺北，星期一早上才回學校。起得晚，趕不上火車，所以每星期一早上開週會都是曠課。張老師點名，我們是在禮堂排成一排，每人一個位子，誰沒到，就是一個空位子，張老師點到我的空位子，就抬起頭兒，從近視鏡裡看一眼，不給我在點名簿上畫缺席，就這樣過去了。有時我逃了課，點名簿上被畫了缺席，也就去找張老師，他就給改了。當時他是學校最老的老師，滿頭白髮，大概六十來歲，一定早已不在了，我永遠懷念他。

第二位是徐基老師，江蘇人，曾在法國留學，他是教歷史。他和教務處朱主任兩位總是在一起。徐基老師很喜歡我，有時抱著我叫「我的乖兒子」，有時我去看電影，碰到他和朱主任，他就給我買票，請我看電影。現在想來他們好可憐。他們原來一定有個美滿的好家庭，共產黨來了，獨

身逃到臺灣。原來都以為二、三年就可以回家，就沒做長久住臺灣的打算，誰知大半輩子就這樣在臺灣耗過去了。其實他們那會兒都還年輕，才三四十歲，如再結婚生子女，現在子女也都長大成人了。就因為心理上的因素，一直等著反攻大陸，一生就這樣苦苦零丁地耗掉了，真是悲哀！

中壢還有位值得紀念的孫振聲老師。他是河南人。他兒子孫紹曾，在附中時和我同班，孫老師因為工作關係全家搬到中壢。高三時他做我們的

導師，教地理課，他也是租老百姓的房子住，和我們住房只隔一道紙板牆，每晚我們聽他教訓孫紹曾。紹曾從附中來，在班上功課已經是前幾名，很好了，孫老師要求很嚴，沒考到滿分就得挨罰，有時罰跪，有時挨打，實在可憐。孫師母是個老實的鄉下人，個子不高，胖胖的，解放腳，說一口河南話，人非常好，就像我母親一樣，做了點好吃的就叫我過去吃飯。

孫老師對我也很好。但他為人正直，記得我第一次星期六下午去向他請假，說有事要回臺北，想提前走。他說：「梁安仁，不管你幹什麼，你第一次請假，我准你了。以後你不要再來請假了，我不會准你。」我聽了他的話，真愣在那了，不知該說什麼好，所以以後我也再沒有請過假，了不起就是曠課。其實孫老師對我真好，我的地理唸得不錯，尤其地圖畫得很好，常被誇獎。

當時我就是數學、英文兩門都不行。代數老師牟致祥是山東人，原來對我很好，有時我週末回台北，他就來我們住的地方，睡在我的房間。我這人很不喜歡別人睡在我的床上。有一次我週末晚上回來了，他又睡在我的床上用我的被子。我就發脾氣亂罵他。他實在睡不住了，就起來說我，說是看得起我，和我好，所以才借用我的被子。自那以後，第二天上代數他就罵我，說我代數不要想及格。我也

就乾脆放棄，就不做代數。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因自己太年輕常意氣用事。

我的英文因為沒去成美國，就放棄不唸，當時我有個好朋友宋希微，上海人，年齡比我大一點，他和我合租老百姓的一間房子住。他的功課不錯，每次上英文，老師要默寫十個英文單字，他都是用兩張紙，一張寫他的，一張替我寫。所以我英文從來就沒有唸過，生字更一個也不會。想起這位教英文的老師來也值得一提。真遺憾我忘了他姓什麼了。這位老師年紀比較大，黑瘦的身才，穿件深藍但褪了色的長袍。留個小八字鬚，戴一付圓形老式高度近視眼鏡，和漫畫上的冬烘老先生一模一樣。上課第一天的冬烘老先生一聽，第二天上課就要考試，就都慌了。有的問考試範圍，有的問可不可以查字典，老師說考試很簡單，字典、參考書都可



①前台北市長高玉樹祭太原五百完人。

②一九四七年，作者梁安仁于太原家中與母親、姐姐及弟妹們合影。



以用，大家就想，那一定是要大家作一篇英文作文。第二天同學上課真可謂十八般武器樣樣齊備。大小字典，英漢的、漢英的、模範作文、英文參考書等等，各式各樣都有。冬烘老師

來了，問大家都準備好了吧？現在每人拿一張紙，把英文課本拿出來，就抄寫第一課。大家一聽，真傻了眼，還從來沒聽過這樣考英文的。唉！真教你不能不服氣這冬烘老師，英文好

的同學，課文根本會背了，再有書可看，直似流水行雲樣，刷刷地往下寫；這英文差的，還得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拼，慢慢寫。這各人的英文程度不是一目了然了嗎？（未完待續）